

做記者時，有一次需要採訪北京人藝的著名演員何冰。循着號碼打過去，電話那頭居然就是何冰本人。要知道，何冰是國家一級演員，獲得過許多大獎。這樣的「咖位」，縱然沒有專職助理，也多是由其他工作人員轉接電話。

筆者自報家門後，他很客氣地說：「您稍等，手頭上現在有點事，稍後我給您回過去。」大約半小時後，何冰果真回過電話來，先是連聲抱歉，接着耐心地有問必答。而且，對筆者這樣一位比他年齡少十幾歲的小記者，處處以「您」敬稱。這簡直讓筆者受寵若驚。

從事傳媒工作多年，見過形形色色的「明星」也有不少。某男星在發布會間隙去趟洗手間，五六個彪形大漢護送，對女洗手間門口正常進出的客人，都聲色俱厲地驅趕呵斥。某女星讓助理跪在地上給自

神曲

提到《神曲》你會想到什麼？是社交媒體上一聽入腦、想忘都忘不掉的洗腦旋律，還是但丁描繪往生世界的不朽詩篇？如果說某音神曲是「大俗」，但丁長詩是「大雅」，那麼在「大俗」與「大雅」的兩極之間，還有一首由瞿小松作曲的、名為《神曲》的管樂協奏曲。

管樂協奏曲《神曲》的靈感源自屈原的《九歌》。屈原將楚地民間的祭歌收集整理，再加工創作成為這組祭神樂歌，所以《九歌》中描繪了很多傳說中的神祇形象。如今因為某款手遊而廣為人知的「東皇太一」、「雲中君」就是其中的兩位。從這個角度而言，根據《九歌》創作而成的管樂協奏曲以《神曲》為名，就再合適不過了。

想像一下，在某個未知的時刻，在某個未知的空間，天帝、河神、山怪、地鬼等諸方神怪齊聚一堂，這場景一千個人的腦海中或許會有一千零一個不同的畫面。但閉上眼睛聆聽《神曲》的時候，相信

鮮族月亮糕

都說時尚就是輪迴，美食又何嘗不是？最近翻看社交媒體，突然發現小時候的零食「月亮糕」又重新爆火，就像被流量「打入冷宮」的藝人，因為一部戲異軍突起、一夜竄紅，真真實實地詮釋了一次人生奇跡。

要承認，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東北默默無聞的月亮糕，也是誤打誤撞離開家，牆內開花牆外香，以至於南方朋友們都來問，你吃過月亮糕嗎？在你們家鄉，真的到處都在賣這樣東西嗎？我心中五味雜陳，高興它終於被看到，千年媳婦熬成婆，也能挺起腰板接受更多人狂熱的愛；遺憾的是，等了太久，當它幾乎要在記憶的沙漠中絕跡時，才突然被喚醒，猛然間被一束光照到了舞台中央。

實話實說，在東三省，凡是有朝鮮族的地方就必有月亮糕。它跟桔梗、冷麵一樣平常，只不過更像是甜點，雖然打糕的世界氣象萬千，但月亮糕天資高人一等，身段好、相貌佳，實屬老人孩子都喜歡的類型。家裏的大人，不管誰去菜市場逛一圈，也不管最後買了多少食材回家，基本上十有八九會出現月亮糕的身影，一個個整齊的月牙形打糕排列在盒子裏，不過一吋多長，上面零星撒上黑芝麻，在粗獷豪放的黑土地上，也難得有如此小巧精緻的存在。

吃多了月亮糕的人，一口就能分辨出誰家的正宗，誰家的敷衍。光說白嫩嫩的糯米皮，在常溫下仍舊要保持柔軟、彈牙，冷的時候不硬，熱的時候不鬆，方為地道。裏面的餡料大致有豆沙、芝麻和白糖，確實沒太多花樣，但一口一個，就是純粹、直白的好吃。尤其在飢腸轆轆等開飯的節骨眼上，只需一顆月亮糕，就能撫平煩躁的心。用現在的話說，它就是能鎮住場的，怕當了皇后，也是不問出處深入民心的「庶民皇后」。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架子

己換鞋子，還嫌對方手慢，大發雌威，滿口髒話。

這就是所謂的「架子」。譬如，明星架子、官架子、領導架子等等。某友供職一家協會，會長是一位從部委退休發揮餘熱的官員。既然有餘熱，自然有餘威。會長每逢到地方考察，最關心的事，就是必須提前報告接待方案，包括住什麼酒店，吃什麼宴席，坐什麼汽車等。若不滿意，就拒不參加。這也是一種架子。

王錫爵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宰相，為政剛直不阿，而待人接物卻平易謙和。《茶餘客話》載，王錫爵愛菊，某年夏天休假，粗布短衫，蹲在花叢中手捉菊蟲。鄰居老叟以為其是花匠，連呼多聲不應，便輕踢了他一腳。王錫爵醒過神來，不以為意，反邀老叟一同賞菊，並慨然相贈。其雅量境界，真該羞煞那些「架子」。

其實，不管擺什麼架子，都是「臭架子」。自己將架子擺得越高，在眾人眼中，位置就越低，終究徒留醜聞笑料而已。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神曲

大家都會驚喜地發現，無論各自想像之中的神怪容貌怎樣不同，面目如何各異，擺出何種姿勢，做出什麼動作，《神曲》的旋律都能完美地與之配合。這大概就是音樂既準確又模糊，既具體又抽象的奇妙之處吧。

此前，未有機會聽到《神曲》的現場演奏版，一直引為憾事。如今，被譽為「一代笛王」的鄭濟民先生，在闊別香港三十載之後，帶着《神曲》回來了。這個周六，他將與香港中樂團一同在「聲聲不息」音樂會上為我們吹響《神曲》，用《史記》中被譽為「德者之音」的埙、用曾侯乙大墓中與編鐘一同現身的楚簫……用這些有着千年傳承的樂器，演奏出歷久常新的《神曲》。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三見報

去年的電影《愛情神話》裏有一個情節，徐崢飾演的美術老師給廣告拍攝當「手替」。影視劇裏涉及專業手部動作時，如寫書法、切菜，或者戲曲、武術動作，常會用到手替。能被替的當然不僅是手，打鬥戲裏的「武替」、情感戲裏的「裸替」、「吻替」，古裝戲裏的「馬替」，以及為了視覺效果的背替、腳替、頭髮替等等，無物不可「替」，無「替」不成戲。

在網絡生活裏，也有些很有趣的「替」。比如，「互聯網嘴替」。有人說出了大多數網友想要表達的內容，甚至比網友自己想說的還要到位、準確，完美地表達了網友的想法，那麼就衛冕「嘴替」。魯迅先生的很多「金句」風靡於網上，不少網友就把他尊為自己的「嘴

小鎮「985」青年

近日，一份機構基於跟蹤數據發布的二〇二二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稱，在疫情等因素影響下，內地畢業生企業就業率呈下降趨勢，考研究生、公務員的大學生越來越多，其中不少「985」高校（內地三十九所最高水平大學）畢業生通過「選調」湧入縣城做公務員，和普通高校畢業生「爭飯碗」。聯繫今年出現的熱詞，「小鎮做题家」埋頭苦讀，名校畢業後終於成為了「小鎮985青年」，可謂「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在內地，對於「985」畢業生來說，每年的「選調」考試是一個保底的選項。作為公務員錄取方式其中的一種，選調生是組織部門有計劃地從高校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大學生到基層工作，在考錄計劃上實行「計劃單列」。因為中央和省級機關

聽蕭邦賞瓶花

電燈乃是現代文明其中一項最重要的發明，對人類生活做出天翻地覆的影響。戲劇世界裏，不論東方或西方最早期的宗教祭祀演出，都是於戶外自然光之下表演。直到移至室內劇場，也只能以燭光作為基本照明。劇場開始運用燈光，不單能夠在任何時間都可以進行表演，更令到戲劇走入光影世界，舞台時空在明暗之間暢快流動，故事更加天馬行空。

光影逐漸成為劇場不可缺少的元素，更是當代劇場科藝的重要一環。香港的劇團及創作人在多年前已將燈光及投影靈活地與戲劇結合，資助機構近年更大力提倡「藝術科技」（Art Tech）的發展，鼓勵劇場表演更多與科藝融合，從而吸引新一

聽蕭邦賞瓶花

石花瓶裏的花卉》。

儘管雷東以其具有夢幻感和神秘感的象徵主義作品廣為人知，但他晚年創作的一批色彩亮麗的靜物花卉卻是畫家最受歡迎的系列之一。畫家年輕時便痴迷於達爾文生物學，並與家鄉波爾多植物園的館長阿爾芒·克拉沃關係莫逆。當雷東於一九〇九年首次在巴黎郊外擁有帶有獨立花園的個人工作室之後，他得以每天直面花卉來創作，包括《綠松石花瓶裏的花卉》在內的一批晚年瓶花靜物便集中在這一時期完成。

畫作用淡淡的灰粉色調背景映襯出插在綠松石花瓶中色彩繽紛的

網絡「腿替」

替」。

嘴之外，「腿」也可替。腿替者，代跑也。不過，我這裏說的「代跑」不是跑腿、外賣服務。而是替人跑步打卡。時下，健身是各式軟件爭搶的香餽餽，運動的社交屬性大大增強。不打卡、不運動；不曬圖、不運動，幾成定律。有些運動軟件為了增加用戶，常舉辦跑步活動，完成目標者可獲得設計精美的徽章。有人為打造運動人設，有人從事運動經濟需要「鍛煉實績」，就找代跑者給自己當「腿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小鎮「985」青年

招收的選調生比例極低，不少「985」畢業生開始選擇湧進縣城。

一個小學同學從北京一所重點高校畢業時，選調到了老家所在城市的一個街道辦事處，第三年即依照選拔規定升為「副科」，這在地方相當於「副鄉長」級別，已經夠得上老家人關於「當官的」的界定。按照她的說法，自己所以選擇回到縣城，並非大城市已經不「香」，而是縣城壓力相對較小，「北上廣一張床，抵得上縣城一套房」。其次，「985」畢業生在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

代觀眾。前陣子我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觀賞的節目《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就是其中一個實際例子。

劇名源自本地著名作家劉以鬯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創作的小說《酒徒》。《所》劇舞台平均分配成兩個演區：左邊有關昔日香港一位作家與房東女兒的故事；右邊則是未來世界一對男女正在進行科研計劃，探索已消失的一些人類記憶。兩組故事平衡發展，既涉及人們如何追求夢想，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替」。

我從網上看到，有的大學生、中學生為了完成學校體育課作業，也找人代跑；還有人則僱人幫自己「在外地跑步」，製造不在場證據；更有趣的爆料則是：某人用軟件記錄了「五二〇」的跑步軌跡，截圖給女朋友表忠心，卻被發現是從「代跑」手中購買的。於是乎，花你的錢，健我的身；燃燒我的卡路里，給你增加幾公里。聽起來如同天方夜譚的事兒，就這麼發生了。

網絡百科把「嘴替」定性為褒義詞，不過，叫人啼笑皆非的「腿替」「代跑」，在本質上卻是造假行為，跑者固當自覺，運動軟件也不應裝聾作啞，這樣才能維護健身的純粹和真誠。

小鎮「985」青年

縣城很多人都會高看一眼，在工作中也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機會。再者，還是大城市雖繁華但太「卷」，小城市競爭少有它的安逸和穩定。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作家柳青在《創業史》中寫道。人生每一步都至關重要，但人各有志，不可強求。我想起另一位作家的選擇。一九八四年，蘇童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時沒有選擇留在全國文化中心的北京，而是到了南京藝術學院當輔導員，一年半後才到《鍾山》雜誌當了一名編輯。再看自己的選擇，蘇童覺得在當時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實證明當初的選擇是對的，因為他說：「我一直喜歡我的居居之地」。

《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

亦與社會變遷影響人類的存在狀態相關。編導的構思不俗，全劇文藝氣息濃厚，迎合知識分子的口味。

全劇的賣點或亮點卻是「藝術科技」。未來世界的男女建立記憶數據庫，故此舞台上順理成章出現各式各樣影像，當中主要包括「動態追蹤」，即是真人身上貼滿電子儀器，能在屏幕上轉化成影像，並衍生電子數據資料。驟眼看來，該項技術豐富了舞台視覺效果，但對劇情和角色關係的發展卻幫助不大。有關技術只算是舞台上的點綴，主體劇情仍在於兩組男女的感情關係。全劇情節淡淡然進行，結局也是觀眾意料之內，但那一絲遺憾感覺，與小說《酒徒》更能產生文學關聯。

聽蕭邦賞瓶花

並非是完全的對景寫實。相比之下，老揚·勃魯蓋爾的瓶花極盡細，而雷東的花卉則在寫意的表達中強調色塊組合的美感與協調。瓶中的花束絢爛地像一個調色盤，雖絢爛卻不明艷；在低飽和度背景和花瓶的映襯下，依舊符合雷東畫風中淡雅的夢幻感。

「碟中畫」《蕭邦馬祖卡舞曲》／《綠松石花瓶裏的花卉》



藝加之言 王 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行山記

大家鳥瞰維港景觀，格外興奮。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的郭同學指着大大小小的地標建築上飄揚的五星紅旗，若有所思：「這是中國！」我頗感欣慰：「我們在哪裏，哪裏就是祖國。」學生們鄭重地點點頭。



負喧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